

從作文說起——如文學青年的自白

賢超

最近一位學術界的朋友送給我一本書，翻開第一頁的《自序》，其中有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：

佛教學——這個實際上以「作文」為唯一成果和評價標準的純人文領域。

作者將作文和佛教聯繫到一起的操作，在我心裡引起一連串漣漪，索性從天天沉浸的「if、else、foreach」的「碼農」狀態中暫時跳脫出來，切換回寫作狀態，打開快要「生鏽」的Word。沒錯，軟體介面上清晰的顯示，上次打開docx文檔的日子已經是一個多月前的事了。快沒臉見人了！

我認為：學生時代的「作文」以文學性寫作居多，重視的是文采。而那位朋友筆下的「作文」實際所指的是學術性寫作，重視的是邏輯。

試只是發揮篩選人才的作用。培養人才的目的則是研究和解決實際問題。面對實際工作，沒人會把解題或者寫命題作文的能力當成評價標準。這時，學術性寫作的重要性便體現出來了。可是在整個教育體系中，針對這方面的訓練可以說是非常欠缺。因為實際問題的解決從來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，也就沒法用在學生考試上，所以這部分訓練便有意或無意的棄捨掉了。

諷刺的是，我意識到這個問題，是在本科上《大學英語》的時候。畢竟當時很多同學都在準備考托福等留學考試，單從知識水準來說，《大學英語》確實有點雞肋。不過，一位外籍教師講的英語寫作卻讓我受益良多。這才發現原來英語的表達方式可以如此直截了當、條理清晰，不怎麼兜圈子，也沒有花拳繡腿。本來所寫即所思，只有先想清楚了，才可能寫明白。如果寫了一大堆東西，卻不知所云，要麼是作者自己都沒有搞清楚，要麼是含義過於隱晦，必須細品才行。

文科生擅長作文，理科生擅長作題，這是一種固有印象。其實無論作文、作題，都是考試的形式罷了。考

中西教育在此方面的落差可謂相當之大。很多人在本科階段還沉浸在考試作題之中，追求固定的標準答案，直到研究生階段才開始真正嘗試解決實際問題。而西方從小學就開始注意培養學生用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，探索恰當的解決方法。

當然，對於我們的中學生與家長來說，學術性寫作可以拖到大學階段再去解決。提高當前的作文水準才是更為現實的。剛好碰上一年一度的高考盛事，我不妨以身試法，談談學生時代關於作文的軼事。

有人反映，我的一些公衆號文章的句式比較長，是不是受到理科學術文章的影響，我可以負責任的說「不是」，應該是上中學的時候外國文學譯著看多了，間接受到了西方語言的影響吧。

若不是當初為了提高作文成績，補上最後一塊短板，我不會貿然踏入文學的殿堂。還記得我閱讀的第一本文學名著是從同學借來的《牛虻》，第二本是另一位同學借來的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。這兩本宣揚革命理想主義的名著給我的幼小心靈帶來了巨大震撼，令我更加堅定了為社會主義事業……。不過之後，我的閱讀興趣開始轉向深入揭露資本主義罪惡的題材。下面細數一下三部當年我最喜愛的名著：

第一部是雨果的《巴黎聖母院》。將這部名著稱為我的文學啓蒙老師，並不過分。在我看來，雨果更像是位畫家而不是文學家，因為在他的筆下，濃烈飽滿的顏色似乎要從紙面充溢出來一樣。這種影響延伸到後來，一遇到作文中的景物描寫，我就不自覺的想要模仿《巴黎聖母院》的句式和風格。

第二部是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。這董問樵譯本是當時很高性價比的名著譯本，不但一本書就容納了《浮士德》的所有篇幅，同時還把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也囊括了進來。這個譯本的主要特點是所使用詩體的句子較短，往往只有五至七字，更接近古體詩，而不是其他譯本那種句子達到十字以上、偏向現代詩的風格。這使得全書讀起來極具樂感，朗朗上口，再配合書中一些輕鬆幽默的情節，真是令人神清氣爽、愛不釋手，甚至讓我燃起了創作打油詩的欲望。

第三部是簡·奧斯丁的《傲慢與偏見》。這部書的作者在世界歷史課本中沒有提及，因而我起初沒有像對雨果、歌德那樣針對性的閱讀。之所以碰到這本書，可能是在書店偶然發現的吧。後來當知道簡·奧斯丁在英國文學史的重要地位，在英國本土甚至被視為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時，我有點跌掉眼鏡的感覺。這類充斥著小

資情調、缺少現實批判的文學作品，在我們的評價體系中只能算是不入流的存在，連進入歷史課本的資格都沒有，而在另一種評價體系之中居然能夠跟莎士比亞平起平坐。不過話說回來，《傲慢與偏見》本身確實很有趣，有不少搞笑情節，特別是那種充滿紳士味道的口舌交鋒，著實讓我領教了什麼才是高超的語言藝術，發出了「沒文化，簡直連吵架都不會」的由衷感慨。

再對另外幾本長篇小說吐槽一下。雨果的《悲慘世界》：滑鐵盧大戰和巴黎下水道的篇幅真的是超級長、超級長。故事主線是靠電影才記住的，沒錯，當年中央電視臺每週一次的《世界名著名片》欄目放過。

但丁的《神曲》：老實說，主要還是被插畫迷住了，至於內容嘛，那些下地獄的壞蛋名字及其事蹟一點兒都記不住，雖然注釋的篇幅比正文還長。

列夫·托爾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琳娜》：幾次鼓起勇氣都沒有完整看完，難道是因為太年輕而看不懂？不妨說，我的中學主要業餘愛好就是讀文學名著，主要是從語言或情感的層面欣賞，而不是從思想層面。得益于大量閱讀，寫作文也不再成為棘手的問題，也算實現了閱讀名著的初衷。高中時期曾經讀過的金庸《天龍八部》，深刻意識到武俠小說的毒性太強，所以果斷

將其戒掉，還好至今沒有復發。

其實書讀多了，表達的欲望也就產生了。只要所表達的是內心的真實想法，那麼寫作文就不是什麼苦差事，反而是一種樂事。初中是我寫日記最多的時期，也是我最快樂的時光。一次簡單的班級春遊，或者是同學一起打乒乓球，生活中的任何小事，似乎都具有了特殊意義，都足以編織成一曲青春的華美樂章，成為終生難忘的美好回憶。

除了寫日記，我還嘗試過寫科幻小說和紀實文學，還給構思中的主人公起了名字。照此發展下去，說不定我會走上文學創造之路呢。然而物理競賽才是我的正業，後來上大學也順理成章的選擇了物理學系。

儘管如此，我並不想跟那種典型的理工男劃上等號。雖然物理學能夠幫助我消除很多對於世界本質的無知，但也僅此而已。我對於物理學新問題的興趣，可能還遠遠不如對一本名著來得多。誰讓當初學校沒有給我們自由探究問題的機會，只是機械的訓練我們應付考試、參加競賽，結果讓我不得不從文學中尋找真正的精神慰藉呢？

再回到最開始的地方。對於人文學者來說，難道除了「作文」，真的沒有其他方式表現其學術成果嗎？

現在我也算是一名純人文領域的工作者，雖然拿到的是理科學位，但如今跨界到了佛教，甚至還對人工智能有興趣。我認為，資訊技術產品也可以算是人文領域的一種成果方式。

諸多人文學者已經意識到資訊技術的威力，希望向自己的研究成果與資訊技術進行聯結，比如針對自己專業領域建立資料庫或者網站。受限於知識背景的鴻溝，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與技術人員合作開展專案。不過，儘管花費了巨大的溝通成本和經濟費用，專案的命運往往還是無法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會受到各種不確定性因素的干擾，今年的疫情便是一例。就像蘋果常常被英特爾扯後腿，結果狠下心來自己做CPU一樣，如果學者自己具有一定的技術能力，就能減少外界因素的限制，還能在原本的專業領域收穫更多的靈感。

近況

最後談一下古文工具箱的進展，不妨用一句臺詞來形容：「爲了一瓶好醋，結果包了一頓餃子。」自動標點和OCR（光學字元辨識）如同好醋，可以把本來一樁索然無味的文字點綴成一篇興致盎然的文章。既然標點的問題已經獲得解決，那麼經文的獲取就成爲下一個問

題。

在製作檢索介面的過程中，我逐漸開始把古文工具箱當成未來大藏經的使用軟體來設計，一方面探索新的功能，一方面優化用戶體驗。結果這頓餃子越做越大，自動標點和OCR則逐漸淪爲配角。

我做軟體的原則是：

一、不做低水準的資料匯總和搜集，而是要有一定的技術門檻，做出別人沒有的功能。雖然我的技術方案是自己從頭摸索而來的，可能一開始比不上專業水準，但是畢竟我有時間慢慢完善，不必支付額外成本。如果別人也要做出同樣的功能，則要掂量一下實現成本和投入產出的比例是否值當，考慮從頭開發還是跟我合作。

二、以桌面本地軟體爲重點，不做線上平臺。原因在於線上平臺好比是一家獨立的門店，雖然從裡到外可以自由定制，但是在網路大海中難以獲得穩定的客流，還要不斷的投入維護成本。進入應用商店的軟體，則如同是進駐位於黃金地段的大賣場，軟體的分發都由別人打點好了，不必擔心用戶找不到或是操心伺服器是否出現突發情況，自己只需專心維護軟體代碼即可。在隱私問題越來越被重視的現在，如何保證使用者資料完全在

本地運行也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。線上平臺的安全性始終是一個軟肋。一旦有了安全性的充分保證，使用者才會放心使用軟體，而不必擔心自己的知識成果被外人竊取或是遭到濫用。

三、做本地軟體的話，也只做可以通過應用商店分發的格式，比如UWP（即Windows通用應用平臺），不做傳統的EXE。這是因為軟體還在完善階段，經常修修補補，而EXE的傳播完全無法控制，可能會造成老舊版本無法被新版本及時替換的情況。同時，EXE不支援最新

的技術實現方式，會造成使用者體驗不佳的問題。作爲一種定位爲生產力的工具軟體，使用者的品質遠比數量更爲重要，所以我不想爲支援老舊的系統平臺花費更多精力。未來兩年內，如果蘋果的電腦、平板與手機系統打通爲ARM架構，意味編一套軟體可以同時運行在三種平臺，那麼到時候我也會考慮做蘋果版的軟體。

等軟體做到一定程度，我會再開放小範圍測試，邀請有興趣的用戶使用。最近的進展，在我的微博「賢超小和尚」公佈有一張軟體的截圖，拿走不謝。

中華佛教善緣慈善會訪榮家送愛

重陽將屆，桃園榮家結合社團法人中華佛教善緣

慈善會於十月十三日辦理重陽關懷百歲人瑞暨當日壽星活動，該會會長張騰龍偕同高雄市公德公益會顧問連定臺、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顧問李德平拜訪桃園榮家，致贈百歲賀壽金及九、十月份住民生口禮金。

活動現場準備大蛋糕，以表達對百歲長輩及榮民們的關懷，提早慶祝重陽佳節，表達敬老愛老的濃濃

心意。

桃園榮家主任陳平表示，桃園住民平均年齡八十六歲

，現有十三位百歲長輩，積極連結社區及民間資源充實服務照顧品質，豐富住民精神生活是榮家的工作重點之一，感謝中華佛教善緣慈善會遠從高雄市來到，關懷早年保國衛民的榮民長輩，讓伯伯們備感溫馨。